

血染龙泉寺

王文翰·著

江湖易逝 武侠长存

惊险+探秘

新概念武侠小说

不同以往的墓穴，
不一样的秘境探险！

英雄梦遇上古寺
超自然现象

大型武侠
奇幻系列
重磅第一部！



编辑短信 8062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染龙泉寺 / 王文翰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02-3127-9

I. ①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027号

血染龙泉寺

作 者	王文翰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李满意
责任校对	仲济云 张瑞武
营销编辑	王 然 王 迪
装帧设计	八 牛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一	遭洗劫古寺蒙难 避秘室兄弟结缘·····	001
二	诵偈语暗藏玄机 巧破解别有洞天·····	015
三	探秘境奇峰迭起 指迷津方丈留书·····	026
四	习弓弩苦练不辍 惩顽匪小试牛刀·····	040
五	陷囹圄意外脱险 逢奇缘力气大增·····	052
六	驭怪兽初战告捷 抱不平少女得救·····	063
七	临圆寂普惠收徒 报仇讎恶少伏诛·····	074
八	出奇兵兄妹奋勇 受重创土匪惊魂·····	084
九	攻顾府村民除害 救南泉尼姑重生·····	097
十	南泉庵屡有发现 众女尼喜得装备·····	114
十一	离家园村民出逃 举大刀壮士聚义·····	132
十二	访祖越贼人绝迹 认师伯奇观再现·····	143
十三	服解药众僧复苏 遭报应叛徒痴呆·····	163
十四	送兵器兄妹灭火 掘陷阱又有收获·····	175
十五	下钓饵鱼儿上钩 图钱财队员藏奸·····	187
十六	占顾府嫌隙顿生 收弩弹队员重组·····	197
十七	闻噩耗浪子悔悟 揭内奸迷途知返·····	213
十八	为藏金贼心不死 蹈覆辙土匪中计·····	222
十九	赠礼品军民齐心 逞野性群狼升天·····	235
二十	扫战场烽火重燃 灭强贼匪首漏网·····	248

一 遭洗劫古寺蒙难 避密室兄弟结缘

龙泉寺坐落在群峰环抱的千山之中，斗拱飞檐，气势恢宏，因寺内有一引泉竹瓦形似蛟龙而得名。经年累月，寒来暑往，游人如织，香火不断，是千山五座最负盛名的古刹之一。

时令已是早春二月，江南正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时候，而这里却依旧是天寒地冻、朔风劲吹、白雪皑皑的冬日景象。此刻在寺后一个略显偏僻的角落里，在一株银装素裹的桃树下，一个年龄大约十六岁的青年男子，正坐在鼓形的石凳上，手里捧着一本《梦溪笔谈》在专注地读着。只见他清瘦的面庞，浓浓的眉毛下，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再配上薄厚适中的嘴唇，初见之下，便给人以睿智、干练、英俊的印象。也许是看到入迷的地方，他不禁读出了声。猛然间他开始咳嗽起来，而且越咳越厉害，直到满脸涨得绯红，喘得全身蜷作一团。

“公子的病还不见好吗？”一个须眉皆白的僧人快步走过来，用手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渐渐地他开始平静下来。“吃了方丈大师的药，学生的病好多了。过去一到晚上，不要说躺下，就是坐着，也要咳个不停，现在每晚都能睡个安稳觉，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感谢的话实不敢当，倒是自从公子来到敝寺后，带领僧人们将敝寺残存的一百二十八部经书，通过反复考证，比对誊写，使之恢复一新，阖寺上下对公子无不心存感激。”方丈禅师边说，边坐在了年轻人对面的石凳上，“传功师父前些日子曾跟老衲谈起过公子的病，他说假

如公子不嫌弃的话，他愿意教给公子一些简单的关于吐纳方面的功夫，这样或许会给公子的病带来些益处，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年轻人一听心中欢喜，急不可待道：“若能如此，学生实在求之不得，但不知几时开始学起？”方丈禅师爽快地答道：“老衲这便去跟传功师父讲，就定在明日吧！”

天黑得还是那样早，屋檐下垂挂着一二尺长的冰凌，刚才还亮晶晶的炫人眼目，现在却隐设在黑暗里，让人分辨不清。年轻人匆匆用过晚餐，就回到了自己的下处。这是一间普通僧人住过的房间，主人稍加改动，便带了几分文雅。墙上挂着一幅主人自书的狂草，“客居龙泉观峰顶，但见云霞百余顷。撷来化作双飞翼，十万大山任驰骋”。床帏的悬钩上，一管洞箫飘着明黄色的流苏，显得格外耀眼。年轻人走近书桌，将油灯的芯向上挑了挑，房间里顿时亮了不少。他衣服也不脱，就径直躺在了床上，两眼盯着房梁，思绪便仿佛决了堤的洪水，一路飞到了他多灾多难的童年……

年轻人的童年时光是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开始的，在他呱呱坠地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起了高经纬这个名字，希望他将来能以经天纬地之才，为天下苍生造福。他的家就建在西湖的边上，后花园与西湖著名景观“柳浪闻莺”相毗邻，“柳浪闻莺”成了他和儿时的伙伴嬉戏、玩耍的最佳去处。

西湖美景寓于湖光山色之间，一年四季，无论雨雪风霜，阴晴变幻，在他看来都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雨天将至，湖面上大雾弥漫开来，湖水变得翡翠似的碧绿，远山近水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就像一幅浓妆淡抹的水墨画。人置身其中，大有超凡脱俗、飘飘欲仙之感，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刻骨铭心。

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他，父亲出事了，他们要搬到一处新家

去住，他幼小的心灵才开始不安起来，但他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住处比原来的小了好多，那么多仆人、丫鬟一下子都不见了，就连他最喜欢的奶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了花园，远离了西湖，远离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他感到异常的孤独。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一天，家里来了个陌生的男人，是个二十多岁、长得脑满肠肥的大块头，母亲让他以舅舅相称。在他看来，尽管这个人脸上带着微笑，但一双小眼眨动起来却不时露着凶光，使人不寒而栗。母亲与舅舅似乎很亲近，在舅舅的主张下，母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家具，雇了一辆带轿厢的马车。母子俩跟随舅舅，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从关内到关外，终于来到了母亲的家乡——位于东北千山脚下的沙柳村。

全新的环境在五岁孩子的眼里，显得既新鲜又陌生。就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的时候，母亲与外婆的一次争吵，让他陷入了对外婆一家人的深深恐惧之中。外婆那凶巴巴的面孔，恶狠狠的语言，在他的心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二天，母亲带他离开了外婆家，住到村中一处低矮简陋的泥坯房里。这房子被人弃置多年，冬天四处透风，夏天到处漏雨。一到雨天，炕上地上就摆满了接雨的坛坛罐罐，尤其是连雨天，为了不让接雨容器里的雨水溢出，母亲往往彻夜不眠。

母亲除了知书达理，还做得一手好针线。为了维持生计并攒钱供他读书，最初母亲在近处帮人缝缝补补，后来被人介绍到十里外一大户人家教习针线，每天须早出晚归，出于无奈，母亲只好将他托付给邻居照看。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户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他不习惯待在别人家里，更不喜欢看邻居一家人冰冷的目光，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院子之中，忍受着寂寞的煎熬，承受着寒冷的侵袭。冬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度的摧残，永无

休止的咳嗽终日困扰着他，让他苦不堪言。母亲见此情景，慌了手脚，赶紧带他四处求医问药。后来病情虽有好转，但一到冬天就旧病复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随着岁月的流逝，高经纬一天天长大，求知欲也越来越强，母亲发现自己学识有限，教他常感力不从心。刚好邻村有一私塾，教书先生曾中过举人。此人虚怀若谷，胸藏万卷，只是腿有残疾，不便进京会试，是以埋没于民间。而他自重身价，索要的学费也高得惊人，母亲得知后，拿出手头全部积蓄，方在私塾为他求得一席之地。从那以后，他在先生的教诲下，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畅游，如鱼得水。高经纬才华横溢，文章诗词相得益彰，很快就得到先生的赏识，不仅免除了他的学费，还在生活上给予资助。而他也不负众望，十二岁便崭露头角，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县、府、院三级考试，拔得了童生试的头筹，中了秀才第一名……

山门前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沉寂，也把高经纬从对往事的记忆中拉回到现实。他正想推门出去一探究竟，一个小沙弥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道：“高公子，官兵大队人马包围了寺院，说要追捕一名越狱逃犯，让全寺大小人等一律到前院集合，接受审查。为防万一，方丈大师命我带公子到一隐秘处暂避一时。”说完，拽起高经纬就朝后院跑去。

此时前院已是人喊马嘶，火光通天，抬眼望去，院墙外无数灯笼火把，已将寺院团团围住。

小沙弥拉着高经纬，俯低了身子，左拐右绕来到一个去处，正是高经纬经常光顾读书的地方。对这个地方，高经纬再熟悉不过了，四个石凳围绕着一张石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就在高经纬充满疑惑的时候，小沙弥在石桌背部靠近中间的地方用力掀了一下，石桌缓缓移开，露出一个方形洞口，洞口下面的

石阶隐约可见。小沙弥示意高经纬先下，随后自己也跟了下去。在洞口下方的石壁上有一明显凸起之处，上面刻有十字，小沙弥在上面用力一按，洞口又慢慢合上。

两人小心翼翼拾级而下，九级石阶之后是一个不大的平台，平台上方一人高的石壁上有一方形石龛。小沙弥从中取出一盏油灯，然后用打火石将其点燃，再经九级石阶便到了洞底。

透过闪烁不定的灯光，高经纬发现这是一个长约一丈五、宽约一丈、高约八尺的矩形石室，面积虽不算大，却匠心独具，做工非常精细，几面石壁都打磨得异常平整光滑。尤其是迎面石壁上那条尾上头下的飞龙浮雕，镌刻得更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乍看过去恰似一条神龙从天而降。最令人称奇的是，一道涓涓细流不停地从龙口注向地面一个一尺见方的水池，水面与地表总保持有一寸的距离，既不枯竭，也不溢出。飞龙对面的石壁上悬挂着一柄长剑，可能是长期不用的缘故，剑鞘已变得锈迹斑斑。剑下方是一铺东北常见的火炕，炕席上面除了一个吃饭用的炕桌，还整齐地码放着四套被褥。火炕靠近飞龙左侧的一端砌有炉灶，上置一铁锅。炉灶不远处，贴墙放有橱柜两个，一个盛满粮食，一个锅碗瓢盆应有尽有。小沙弥指着橱柜上面四个密封的罐子，告诉高经纬里面装着咸菜，又指着橱柜间的两个坛子，说里面装着灯油。橱柜至飞龙石壁间，是一顶天立地之通体木架，木架共分四层，每层都堆满二尺长的劈柴。飞龙右侧石壁和石阶间，有一与地表相平之木盖，掀开木盖，下面形状颇似马桶，内里还有一圆孔，黑黝黝的不知通往何处。小沙弥告诉他这是茅厕，每次用后只要使水一冲，既方便又干净。石室地上还有两个蒲团，一看便知是僧人打坐、参禅所用。经过这番查看，高经纬对石室周遭状况已胸中有数，如此完美的地下建筑为他生平所仅见，不由在心中赞叹道：“真乃鬼斧神工，别有洞天也。”

小沙弥将油灯在石壁拐角处的石台上放好，便和高经纬一起并排坐在炕沿上。

“不知方丈大师他们怎样了，有无危险？我实实有些放心不下。”高经纬不无担忧地对小沙弥道。小沙弥轻轻一笑答道：“高公子尽管放心，方丈大师他们不会有危险。我们在这里则更为安全，此地属本寺机密，只有方丈大师、传功师父和我知道。官兵一走，方丈大师就会通知我们出去，即使官兵一时不走，我们在此有吃有喝，又怕他何来？”

高经纬问起石室的来历，小沙弥对他言道：“据方丈大师讲，此石室是祖师青灯长老所建，距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是当时青灯长老闭关修炼所用，后来竟成了危急关头避难的场所。”

两人越谈越觉亲密，高经纬又打听起小沙弥的身世。小沙弥满脸悲戚之色，哭述道：“对身世我知之甚少，只知一岁时全家人惨遭土匪屠戮，除我之外，竟无一人幸免。恰遇普济方丈途经那里，将我从血泊中抱回，取名至善，抚养至今，已有十四个春秋了。方丈大师自幼研习易经八卦，极擅休咎之术，断言我六根未净，将来另有他遇，故没有剃度于我。但为了方便我在寺里出入，这才做小沙弥打扮。”言罢，两人相对而泣。

良久，高经纬对至善道：“你的身世着实可怜，这世上我除了母亲，也无其他亲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结为兄弟，你意下如何？”至善大喜过望，赶紧跪倒在地，对高经纬道：“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高经纬急忙将至善扶起，并问他能否找到香烛。至善说道：“你看我差点乐昏了头，大哥是读书人，最重礼仪，结拜大事自然一点马虎不得。”说着从橱柜下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香烛纸马一应俱全。“就是缺少白酒。”至善有点难为情道。高经纬手指水池道：“我们以水代酒也是一样。”

二人走到飞龙面前，点上火，对天跪拜，然后盟誓道：“苍天在上，过往神灵做证，我二人孤苦无依，同病相怜，自今日起，愿效钟子期、俞伯牙知音之情，愿仿刘、关、张桃园结拜之义，从此结为骨肉兄弟，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同生共死，拳拳之心，天日可表，如违此誓，人神共愤，天地不容。盟誓人：高经纬，高至善。”接着二人将纸马焚化，而后举起水碗，一碗敬天，一碗敬地，一碗兄弟对饮，至此兄弟结拜仪式全部结束。

石室内温暖如春，结拜后的兄弟俩更觉其乐融融，二人都沉浸在结拜的喜悦之中。“我姓大哥的姓，事前也没征得大哥的同意，大哥不会生我的气吧？”高至善率先打破了安静，对高经纬道。“哪里！兄弟姓我的姓，足见兄弟对我的情分，愚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生兄弟的气？”高经纬朝高至善摆了摆手回答道。没等高至善做出反应，高经纬接着道：“等日后有机会，我带兄弟去见母亲，她一定会非常高兴。”高至善道：“我恨不得马上就能见着她老人家。”高经纬道：“别着急，会有这一天的。”

兄弟俩躺在炕上，睡意全无，兴奋得只想说话。“我见大哥整天埋头读书，书里肯定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吧？”“书里的东西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诸子百家，三坟五典，古往今来，大事要事，排兵布阵，治国安邦，道德礼仪，行为规范，佛学经要，神农百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于小说故事、评书话本，更是举不胜举。兄弟倘若想学，为兄教你就是。”“太好了，我一定尽心学，不让大哥失望。对了，大哥对武功感兴趣吗？”“为兄过去一直发奋苦读，加之身边没有练武之人，即便想学，也无从学起。假如能有机会学习武功，固然为好，既可防身护身，又能强身健体，何乐而不为？本来方丈大师答应，明日起要传功师父教我一些简单的吐纳功夫，如此一来，不知是否要泡汤？”“大哥不必发愁，兄弟从三岁起，

就跟传功师父习练武功，内外兼修。传功师父原本少林僧人，法名普惠，因抱不平，犯了杀戒，被逐出寺门，遂于十二年前来到本寺。他武功高强，尤以内功见长，虽已至花甲之年，然数十人持械难近其身。我随师父勤学苦练，冬不畏严寒，夏不避酷暑，十数年如一日，内外功亦有小成，只要大哥需要，兄弟愿助大哥一臂之力。”

两人谈兴正浓，忽然上面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吆喝，又响起刀枪连续的撞击声。接着便是有人倒地的声音，再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四周又归于平静。

高至善觉得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高经纬也开始警觉起来。二人来到出口处，仔细聆听外边的动静，结果什么也没听到。彼此都是既担心又紧张，紧张得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也许是第六感的作用，他们预感到大事不妙。终于两个人沉不住气了，决定冒险外出一看。考虑到高至善人小灵活，且身有武功，就由高至善出去打探消息。高经纬紧紧握着高至善的手，再三叮嘱他要小心，兄弟之情出于至诚。高至善的眼里噙满了感动的泪花，他一咬牙，果断地按动了机关，出口渐渐打开。

外面天已开始放亮，一缕微弱的光线投射进来，一只黑羽白腹的喜鹊抖动着翅膀，鸣叫着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桃树那披霜戴雪的身姿，也映入他们的眼帘。

兄弟俩屏住呼吸，慢慢探出头去。两丈开外一摊血迹旁，横卧着一具尸体，身穿灰色直裰，头上披散着长发，长发下一双眼睛圆睁着，显见是死不瞑目。两人一下子就认出此人乃火工头陀悟纯。他四十多岁的年纪，平时待人和善，与世无争，兄弟俩都与他交好。目睹他惨死的场面，两人不禁潸然泪下。

高至善忍着悲痛，告诉高经纬立即关闭洞口，而后一个鲤鱼打挺，便跃到了外面，三下两下，已不见了踪影。高经纬也启动了机关，

将洞口关上，在忐忑不安中，焦急地等待着高至善的归来。

高至善离开洞口，见四下无人，几个纵跃便来到了一个月亮门前。这里是前院和后院的分界处，也是前院到后院的必经之路。高至善不敢大意，躲在门后向前院观望。正殿前人头攒动，火光闪闪，一道浓烟冲天而起。

此刻天已大亮，太阳极不情愿地从两山之间，露出了它红彤彤的脸庞，将一抹金光照向正在经历劫难的青砖碧瓦上。

高至善刚想蹿向前院做进一步探查，有两个官兵打扮的人已向这边走来。高至善只好缩回身，打量了一下周围，竟然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紧要关头哪容片刻思考？情急之下，高至善几个箭步，冲进了距他最近的香积厨之中，又快速通过木梯爬上了阁楼，再把木梯拽上来藏好，自己也躲在了几个麻袋后边。

就在此时，那两个家伙也进了香积厨。听着他们往锅里倒水，往炉灶里添柴，高至善估计他们可能在烧开水。

两个家伙一边忙活，一边还不停地说着话。只听一个说道：“这些秃驴忒地不识时务，大王好意劝他们入伙，他们非但不听，还恶语相向，出口伤人。当和尚有什么好？成天青菜豆腐，嘴里都能淡出鸟来。放着大碗酒、大碗肉和金钱美女，秃驴们愣是不为所动。奶奶个熊，换了我，别说青菜豆腐，就是成天阿弥陀佛地念着，也能让我憋出个球来。放着好日子不过，有福不会享，你说这些秃驴们不是蠢到家了吗？依我说，以后别叫他们秃驴了，叫他们蠢驴更合适。”另一个顺着他的话音，迎合道：“我看也是，蠢驴们总说，不求今生但修来世，来世是何物？来世是子虚乌有，行乐须及时，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才是人间正道。大王也不知怎么了，以前待人心狠手辣，稍不如意就又杀又砍。这次不知吃错了哪味药，对和尚竟有那么多耐心，这不是邪了门吗？想当初老子入伙的时候，大王

一会儿考察胆量，一会儿递投名状，都快把人折腾死了，一想起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个又道：“和尚们蠢是蠢了点，他们的骨气倒也叫人佩服。别看老和尚慈眉善目的，但一身正气让你不敢小觑。那个会武功的和尚也甚是了得，受了那么重的伤，硬是让他逃了出去。就连那个头陀也不含糊，自己不会武功，却去舍命保护老和尚，刀刃加身，竟连眼都不眨一下。”

“哎，快来看，这上面有个阁楼，怎么找不到梯子？”第二个家伙发现了阁楼，赶忙招呼自己的同伙，两人一齐向阁楼望去。阁楼离地面八尺多高，面积约占伙房面积的三分之一，上面靠后堆放着一排装得满满的麻袋，前面是几十个大小不等瓷坛和瓦罐，空中则是一行行悬挂着的苞谷、辣椒及干菜。发现阁楼的家伙提议上去瞧瞧，于是两个人屋里屋外地找寻梯子，终究没有找到，只好搬来张桌子放在阁楼下靠墙的地方。在桌子上，一个家伙踩着另一个家伙的肩膀，顺着墙慢慢地爬上了阁楼。

高至善忙将蜷缩着的身体一点点展开，而后平躺下去，心随着敌人的临近，跳动得越来越快。上楼的家伙抽出佩刀，当空一阵乱砍，只砍得苞谷、辣椒、干菜纷纷扬扬，洒落一地，接下来又在每个麻袋上都狠狠地砍了一刀。嘴里还不停地嘟囔道：“混账大王，让你刁难老子。”看样子这家伙与土匪大王积怨很深，把但凡遇到的东西都当成了对土匪大王宣泄不满的对象。随着刀光，高粱米、小米、玉米和黄豆汩汩地流淌出来，流在高至善的脸上、身上。凶险而又幸运的是，敌人最后一刀就砍在离高至善头顶不到一寸的地方，把高至善惊出一身冷汗。

锅里的水已开始翻滚、沸腾，白色蒸气也在房间里四处蔓延。下面的敌人对上面喊道：“水开了，我们该回去了，免得回去晚挨大王训斥。”上面的敌人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大王，但却不敢不下

去。两个人找来水桶，装上热水，快速离去。

高至善觉得敌人确实去远了，这才从上面爬下来。他心里盘算道：“现在前院到处都是敌人，白天出去侦察，无异于送死。寺里发生的事情，虽不能完全弄清，至少从敌人的对话中，也能了解个大概，倒不如趁无人之际返回密室，同大哥商量后再图后策，也可免大哥悬望之心。”于是高至善小心翼翼潜回洞口，确定无人后，掀动了开关。

些许时间后，高至善已在洞中，洞口也已关闭。高经纬听到响动，早已跑了过来，兄弟俩相拥在一起，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等坐好，高至善就急不可耐地把刚才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述给高经纬。

高经纬沉思了一会儿，分析道：“看来官兵极有可能是强盗假扮的，目的是要霸占寺院，至于强迫方丈入伙，不过是他们想让自己的强盗行径变得名正言顺罢了。”高至善问道：“那我们该如何应对？”高经纬回答道：“进一步摸清情况，静观其变，伺机救出方丈他们。”高至善又问道：“现在我们做些什么？”高经纬道：“吃饭睡觉，养精蓄锐，以待晚上。”“还有，兄弟不在时，我试着用锅灶做了些米饭，现在还不至于凉，我们抓紧吃吧。”高经纬又补充道。高至善从橱柜里取出一罐咸菜，打开泥封，一股清香扑鼻而来，里面装满了由扁豆、豇豆、小黄瓜、鬼子姜、芹菜、芥菜、地梨等十多种小菜腌制的咸菜，吃在口里咸淡适中，恰到好处，再加上焖得松软可口的小米饭，这顿饭要在平时，肯定算得上美餐，然而此时兄弟俩却难以下咽。想到方丈大师吉凶未卜，普惠师父下落不明，悟纯头陀命丧黄泉，二人都心急如焚。但考虑到下一步的行动，必须保持充足的体力，二人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多吃几口。

吃过了饭，高经纬让高至善睡觉，自己收拾碗筷。高至善哪里肯听，早已手脚麻利地抢先干了起来。收拾完碗筷，二人又开始清理炉灶里的灰烬，一点点将灰烬倒进马桶，再用清水冲下。

高经纬对高至善说道：“兄弟想过没有，这个秘室里有好多蹊跷的地方。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四处。其一，石室既然是青灯祖师为闭关而建，那么为何还要建炉灶、马桶呢？据我所知，所谓闭关，就是有道高僧不吃不喝，或坐禅，或入定，这期间需要辟谷，也许你会说，这是后来人为避难而建，但我观察的结果却是，这一切都带有最初的因地制宜的特征，应该来自于初建。其二，今天做饭，我发现炉灶特别好烧，一点也不倒烟，这说明炉灶有一个不错的通风口，而炉灶只与火炕相连，这也暗示我们，通风口就隐藏在火炕之中，而这些都离不开最初的设计，这也印证了我的第一个结论。其三，我从飞龙下面的水池里取水，不论一次取走多少，水池里的水总保持在距地面一寸的高度，而水池的面积又不大，龙口里流出的水也有限，我的判断是，水池与外界必然有着某种联系，说到是什么联系，目前还无从考证。其四，马桶里的洞有多深，通向什么地方？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谜。”

听着高经纬提出的疑问和丝丝入扣的分析，高至善心想：此前我和方丈他们也经常来这里，怎么就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到底大哥是读书人，头脑聪明，见多识广，看问题深入透彻。大哥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今往后，我要多听大哥的教诲，唯大哥的马首是瞻。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似乎显得分外漫长，高至善觉得眼下反正是无事，倒不如趁此机会教大哥学习武功。他告诉高经纬，本门武功以内功为根基，内外兼修，不拘一格，博采众家之长，是普惠师父在少林武功的基础上，糅进了朝鲜跆拳道和扶桑忍术的精髓而形成的独立门派，号称龙泉派。内功共分七个步骤，也称七个阶段，即吐纳、摒弃、汇聚、贯通、融合、收发及升华。几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必须依序将前一个步骤练得滚瓜烂熟符合要求后，方能

进入下一个步骤。

七个步骤的具体要求如下：吐纳阶段需通过呼吸中的吐故纳新，练到丹田里有真气生成；摒弃阶段需通过排除心中杂念，引导丹田之气向奇经八脉渗透；汇聚阶段需通过真气在奇经八脉中的累积，使之在各自的经脉里运行；贯通阶段需通过不断加大真气在任脉和督脉的运行速度，使之成为一种冲力，最终将其间隔打通，形成小周天运行；融合阶段需继续用真气冲击剩余的奇经八脉，使其相互间的阻碍全部贯穿，从而形成大周天运行；收发阶段需通过控制真气在奇经八脉各个穴位的进出，而达到收发自如的目的；升华阶段是让奇经八脉中的真气流向和打通其余十二道经脉，使全身所有经脉都融会贯通，形成全周天运行。真气的收发便可在任意穴位上随心所欲，这是修炼内功的最高境界。

至于拳脚兵器则不受内功修炼的进度限制，随时可以操练，但随着内功的不断深入，拳脚兵器会越发得心应手，以致事半功倍，无往而不胜。

高至善先教高经纬练第一个步骤——吐纳。两人盘膝端坐在蒲团上，闭目朝前，左手食指向天，右手小指向地，两只鼻孔用力吸气三次，然后用口将胸中浊气缓缓排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高至善睁开了眼睛，推了一下还在练功的高经纬说道：“大哥，咱们收吧，我饿得前胸都快贴到后背了。”高经纬一笑，站起来道：“我的肚子也早就咕咕叫了，是该吃饭了。”两个人这顿饭吃得很香，可能是练功的缘故，也可能是身体发育对营养的需求，让他们暂时忘却了烦恼，风卷残云般地将剩饭打扫一空。

高至善叹了口气道：“唉，要是不出去也能知道外面的时间就好了。”高经纬道：“谁说不是呢？”当下走到洞口，侧耳谛听了好一会儿，下来对高至善道：“外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响动，凭直觉，我想天